

散文組 高雄獎

● 薄荷胭脂雲 ●


我都向她們說，我租在市中心，所以有空來台北，就到我家坐。

短髮的龍潭仔最常來。到我房間來，看我不穿外褲，她會失笑說我太放鬆，但她的辣服也從不在意走光，癱在懶骨頭上，牛仔短褲最上面的扣子就會鬆開。席地而坐，因為是套房，就用一個電鍋，加熱的是我前一晚餐廳打包的鐵觀音雞湯，配她從新竹搭車帶來的冰箱剩料。

總在週五，她等男友下班共度週末。先來我房間，免得在哪裡等人都花錢。說是龍潭，其實她大學直到畢業後都一直住在新竹。

龍潭仔不常回老家，即使新竹離龍潭並不遠，她回家的頻率，跟我回高雄差不多，跟家人的疏離的程度，也是差不多。我們都有櫃中的秘密，無關乎情慾，因為情慾是青少年的娛樂；三十歲羞於啟齒的櫃子，裝的是理想。畢業時，都說該成為俐落的女主管，現在都轉作尋夢的笨蛋。相繼離職，實際行為比起口頭話語，還要更好確認彼此氣味。

初入職場那幾年，誰若忘了好好吃飯，對方便會說「我內心的阿嬤要受不了囉。」我們總把最高壓的事情當做天氣問候，對彼此的人生有最高的道德彈性，吝於加油打氣，吝於批評，對綠豆澱粉的優劣或水果入菜等話題聊得更多。但最重要的幾



件私密事，總會附帶一提給對方，這是細膩人種大而化之混在一起的方式。

我們對男人的看法有共識「不用繳房租的文組異男最難搞，他們的決定總是比較心靈一點。」下層建築總是談話的餘興，一個幽魂，在信義區上空遊蕩，還不嫌過時。

龍潭仔剛參加同學會，說以前要桃園到北一女通勤好久，其實跟同學們並不熟；現在，大家陸續買房，或者被求婚，更是不同人生。我說，鳳山到雄女沒那麼遠，但我還是跟大家很疏遠，從來沒回高雄參加過同學會。我們收拾著碗盤，擦了地板，各自滑起手機。

精緻女校裡的局外人，有種難以言傳的寂寞，說不定這是我們在社會學研究所相遇的原因。

第二常來的，也是桃園女生，長髮的大園仔，常來台北看展看表演。畢業後，她曾來台北闖蕩，又去澳洲打工度假，最後還是住回大園老家，進入傳產。她看我沒穿外褲，會偷偷拍照，隔天才回傳，有點變態。大園仔沒有男朋友，所以我們會一起吃麥當勞，講很多話。

朋友來時我總想吃家常菜，但她情願吃漢堡，大園仔說，是因為家族龐大，每天都整桌在煮，來台北不想再吃傳統中菜台菜。我嫌漢堡物不健康，泡了花草茶解膩；她則會攤開花草

茶的組成，細數哪幾種物她家也有種。大園家有田也有家畜，就算封城，也能自給自足。

她自稱「傷心人類學家」，取自一本書的名字，我沒有讀過，不過單憑描述便知道意思。她不斷求職、面試又被拒絕，開始上班後還被壞主管的言詞所挫敗，總是「想很多」。回到家族內，卻又因為緊密的生活關係碰撞彼此迥異的世界觀，痛苦又同理，同理又痛苦，她很傷心。

如果不做那麼多人類學式的反思，不做那麼多理論化的整理，不要轉熟為生的田野技藝——如果金錢跟思想濃度等值一點，履歷好看一點，起薪高一點，就不會那麼傷心了吧。

我勸她再來台北試試，如果轉運站不能轉運，就去龍山寺拜拜，運氣跟信仰很重要。我胡亂解釋「清教徒也是相信得救而賺大錢」，她會笑。擲筊是機率，神性是集體性，不要太愛這個世界，多愛自己一點。這就是我跟大園仔的對話，社會科學的次文化。

龍潭跟大園，究竟是桃園的哪裡，每次我查過不久後，就會忘記。她們也分不清，我從小到大的老家鳳山，跟後來返鄉投票的老家楠梓，又分別是哪裡。

龍潭仔也好，大園仔也好，我總是很輕鬆，或說很輕浮地待客，只穿著睡衣般的長板寬鬆衫，不照鏡子整理頭髮。電鈴



後，讓她們自己走上五樓，跟外送員的待遇一樣。

我房內機能俱全，種種巧思提升生活感，不住套房的她們，總是連連讚歎。不常出門，不是怕疫情，當然我知道幾步路外就有很好的餐館跟咖啡廳，「正因為租在市中心，才無法常去可愛小店，租金跟低消只能擇一呀。」她們點點頭，拿起我剛手沖好的單品咖啡，細緻地品嚐一口，「如果在五十公尺外喝下這口，就要收費五十塊了吧。」

。

新北跟基隆都是南部，桃園當然也算——龍潭仔跟大園仔都這麼說過，我只好接受這個共同體的框架。相對來說，我們確實都是南部人。

如果是大安仔、信義仔、士林仔、松山仔、中正仔等朋友，當我提出「來坐」的邀約，回應會是「你是套房不好吧別麻煩了」、「剛好你家附近有間店我一直想去」、「國館我也好久沒去散步了」。於是我就明白，身分證字號 A 的朋友，沒有中繼需求，不適合這樣相處。

南部究竟是什麼，有些學者說，可以是一種抽象的批判位置，是哲學上的南部觀點。我想，那應該是在說文組吧。文組是台灣社會的南部，文明社會的南方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就算是我們口中揶揄的免租男，也共享一種口音，有點「南部性」。

又或者，測量變項可以加上公共運輸的可及性。例如住在山上的內湖仔，愛追影展，一天要看三部電影，但信義威秀周遭沒有合適久坐之處，片與片之間，他就來我家中繼。「給我一小杯就好，待會怕跑廁所。」他是 A，上五樓喝咖啡好幾次，也算在共同體內。


後來回高雄，聽著那些中年男子、三姑六婆的茶餘飯後，並驚覺那跟我房內上演的一切高度雷同之時，我又多一則啟發：南部人，會用日常樸素的樣貌，脫口而出高密度的語言；自嘲之詞，就像進出站時撈包包匆忙掉出來的濕紙巾，大刺刺亮相，讓人不禁聯想汗漬污跡。

笑談著台北，或者台北所象徵的人事物時，我們頂天立地，如租屋在頂樓，偶爾漏水；西曬熱氣難退，就多沖幾次澡，笑聲如水聲，轉瞬就流走，我們也還能有一絲倨傲，走向大街。

。

有天下午，龍潭仔注意到廁所裡多了盆栽，說那些花很可愛，並說很意外我懂得種植。我解釋，那不是花，是多肉的葉子，曬到陽光會變紫紅色而討喜，插枝就活，不容易死。那盆是我阿母給的，我常這樣移植南部的文化及物資，同時卻也跟原生家庭關係緊張，龍潭仔都明白，她不會多說什麼，只是懶洋洋地就物論物，緩緩地分食著食物。

盆栽漸漸長大，植物就要爆盆。



我請大園仔挖一點土給我，她爽口答應，但從家裡出發前，她父母遲疑地問說「真的要扛一盆土去台北嗎？」他們女兒穿著碎花長洋裝，氣質的很，紙袋裡卻裝著沈甸甸髒兮兮的土。想像那畫面，我覺得很溫馨，也有點歹勢，大園仔今天不知道要去看什麼表演展覽呢。

幸好傷心人類學家不在意父母及路人的眼光，只是務實提醒我，多肉不能完全用這種土來養，水分會使根爛掉。我說，我早有買了夾層該放的透水材質了，不用擔心，只是想要你的土。

當初將植栽照發到限時動態，十幾個人傳訊息問我「這叫什麼」，大園仔是唯一能叫出答案的人「我家也有種胭脂雲，但不好看。」她說胭脂雲長到茂盛時，枝葉會先往上長，再往外輻散垂下，持續生長，最後中空，反而不美了。但我知道，阿母有教我，要從尾端開始修剪，所以妳之後來我家，看到兩盆茂密的植物，將會讚嘆我維持了胭脂雲的美。

。

小時候，長大後，我沒有特別想過，我的朋友會是哪裡人，會是台南、高雄、屏東那樣正統的南部嗎？還是我會被同化成北部，跟台北的社群更氣味相投呢？

對於桃園，我原先只有刻板印象：大園仔常看飛機起降嗎？龍潭仔支持兄弟象嗎？答案都是不。高雄人早餐也不一定會吃鍋燒意麵，「那你都吃什麼？」我說蛋餅，跟你們一樣。

。

南部是我們的共通點，在台北面前。只是，同中也有異，不只家鄉所在不同，我們根本上也有著不同個性，及不同的人生路徑。


龍潭仔曾說，如果沒考到美國的博士班，就要去做健身教練。放榜前，有次聊運動的話題，我說出「妳一定會是個很好的健身教練。」她回說對，「至於好的社會學家就很難說了。」我說我不是那個意思，已經太遲。留學申請的過程很磨人，有時我真的會忘記。

大園仔以前都拿書卷獎，我都搭小組便車，僥倖過關。出社會後，我的升遷轉職卻比她順利許多。有一次，我們小心翼翼探問彼此出社會後的月薪，才知道差距不小。在那之後，當她說出「我其實很羨慕妳」時，我不知道指的是哪一方面，也覺得不便再問。

一年又一年過去，她們仍然會到我家坐。

就算有幾次，好像誤觸了什麼，像是踩到包包裡掉出來的東西，有點 ngāi-giòh，不過一段時間以後，下次她們還是會再來，帶著甜點，配我的手沖咖啡。

少話也好，多話也好，拉長了時間，總長除以次數，來訪



頻率最高的還是龍潭仔跟大園仔。我們仍然不拘小節，不親密也不疏離，好像這就是三十歲的友誼，或說南部人的友誼。

臨走時，她們很少會用相同句型「有空來桃園的話」，因為人們只會有各種原因需要去台北。有朋自遠方來，遠方很多好東西，來我家，就是順道就好，不必刻意。

。

一杯咖啡兩百三十塊，一粒便當一百二十塊的市中心。胭脂雲，倒是只要四十塊。阿母北上出差，去建國花市買的，轉送給我。

我們在台北的咖啡廳見面時，她眉飛色舞，將小盆栽捧在手心遞給我，說她從沒看過這樣的多肉，還會變色，好像花一樣。

很像花，夠三八，所以要送給女兒，我這樣想，但沒有說。

後來我將胭脂雲從小盆栽養大，移盆至穩固的泥製中盆，再分盆到裝著大園土壤的舊盆。Line 給阿母，她稱讚我綠手指。但，如果這樣就稱得上綠手指，門檻也太低了吧？我這樣想，但沒有說。

梅雨季來，陽光變少，我操心這些植栽，感覺再怎麼好活也很辛苦。我的廁所有大片窗戶，沒有抽風機，房東為了分租隔間的陰錯陽差，這裡本來是陽台，我才有空間養植物。

夏季將至，我抱怨房內會西曬，熱到工作桌。若這棟建築能轉個九十度，讓廁所的開窗變西方，就能替植物補足日光了吧？廁所面南，無法直接日照。但是建築當然不可能轉九十度，我只是個租屋仔。


阿母總嫌棄我付昂貴租金，縮在台北「狗窩」。她勸說我回高雄，說住慣寬敞透天，就住不回去狹小套房囉。她沒說出口，而我聽見的是：「回家讓阿母照顧吧」。

可是，我卻是在透天厝長大，大了習慣套房的人。從前，我試著從狹小的櫃子裡探出，是她的洪水使我再次闖上門，我一直這樣想，但一直沒有說。

我隔壁的分租套房，住著我的伴侶，算同居，也不算同居，沒結婚，踩了家人底線，幾次大吵後，彼此都不再說破。所以，櫃子幽暗卻很舒適，門內狹小卻有溫暖，南北是選擇，不是非彼即此——「代誌不像憨人想的那麼簡單」，她常這麼說，我也想這麼說。

阿母是農家出身，先是嫁到台北，幾年後還是舉家遷回高雄，自己開工作室，靠著朋友人脈，穿梭在公私重疊的透天小厝，漸漸撐起來這個家。

外婆去世時，我們回到村裡，簽名簿上全是姓「張簡」。外公外婆也都姓「張簡」，從前他們的身份證，都壓在客廳桌



子的透明軟墊下，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。厝邊隔壁的壓力，我也不明白，只知道阿母跟她姐妹都簽了拋棄繼承，從此與舅舅不合，再沒有人回昭明。祖產被賣掉時，姐妹們聽聞，都氣憤掉下眼淚。只能怪當初，大家也都是親手頓印仔。

沒有田，仍有出路，年歲越大，阿母越想重拾種植。透天厝的頂樓綠意便陸續蔓延，擴張成小一塊都市田園。「阿嬤更會種，她什麼都養得活」三合院旁一點貧瘠的土壤，她也能將玉米種得飽滿，我有印象。她們還說果樹旁邊要插一根柱狀物，生於憂患，作物會長得更好。

回高雄上頂樓時，阿母用了時下流行的字眼「療癒」，叫我自己剪幾隻薄荷，插在桌上的水杯裡，說看著心情會好。搭高鐵前，我捨不得那些薄荷枝，便小心包好，將薄荷偷渡台北。沒讓阿母知道，以免她替我大包小包，分盆裝袋，要是養不活，我又會覺得辜負她。

回家，我將薄荷插在胭脂雲旁邊，原以為兩种植物的環境需求不同，不能期待。沒想到幾個月後，薄荷不僅存活下來，還再分枝出去，成為常駐的生命體。

。

總算放晴的那天，我在陽台形狀的廁所晾衣服。裝有曬衣槓的廁所，同時養著兩盆植栽。

我曾被問說「有沒有什麼事情，做了讓你真心覺得放鬆？」我回說「曬衣服吧」，說完自己也有點嚇到。曬衣服有什麼好開心？但是對方鎮定地點點頭，沒有笑我愁。

好難得，一天就乾了。其實以前我從沒想過衣服竟無法一天曬乾，來台北才知道得用烘乾機。那天，傍晚就收了衣服，我也特別小心別撞到那些長高的植物。梅雨過後，多肉重新出現紫紅色葉子，襯托薄荷的綠。

在地板聊天時，我們都說，怎麼三十歲還一是一無成。所以才會聚在一起吧。那好像也不錯啊。只能這樣安慰自己囉。馬克思還是有講對一些東西吧。但是人家都說三十歲還談馬克思很蠢耶。

大園田中，豆莢日曬會發出逼逼波波聲。龍潭路上，天氣好可以看到錯落光影的群山。這些都是自稱南部人的桃園朋友告訴我的，五樓房內看不見的事。

我沒有向她們說，但大家都有聽到：我們是同一種人，自然會做伙。無論是歐陸老爺爺的教誨，還是高雄阿母以前掛在嘴邊的，都對，就是要把朋友帶回來家裡。

以後有空，還是要常來我家坐，來看我的薄荷胭脂雲。希望我們都能活得很好，活得很久。